

在记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从策划到创建全过程的《国宝南游》节目中,有这样一组镜头,2022年5月,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在建设之中,当时博物馆内的各个展厅已进入了最后紧张的交付阶段,900多件故宫文物正在故宫博物院包装、点收,然后运至香港,在数个展厅布展。同一时间,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,每天也有上百人为远在2200公里之外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忙碌着。文物出宫赴港前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文物点交。所谓点交,是指文物交接方对文物的名称、编号、质地、数量和保存状况等信息进行详细记录,并根据清单和资料逐一比对拍照,任何一丝裂缝、斑点都必须记录在案并签字确认。这也是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建院以来规模最大、级别最高的文物出宫展览。

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第一展厅——“紫禁万象”的展品中,就有一块清官留下的金砖,展柜展出了极具紫禁城代表性的三块砖,除了金砖,还有养心殿瓷砖和用来修筑城墙的城砖。

这块金砖,于清嘉庆二十一年承造,二尺二寸见方。它也是清官档案记载尺寸最大的金砖,被誉为中国传统窑砖烧制业“皇冠上的明珠”。

金砖,大型方砖的雅称,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。它采用江苏陆慕御窑村一带的黏土,“皆以粘而不散,粉而不沙者为上”,“掘而运,运而晒,晒而椎,椎而春,春而磨,磨而筛,凡七转而得土”。金砖的制造工艺非常复杂,主要有取土、炼泥、制坯晾坯、烧窑窖水四个大的环节,全部工序完成需要一年多时间。陆慕窑砖生产出来的砖比一般的砖要坚硬不少,而且这种砖有一种特点:“敲之有声,断之无孔”。

紫禁万象里的金砖



除了造价高,制作“金砖”的人工成本也不可小觑。据说,几十个技术工人辛辛苦苦地干上一年多,所得才不过五六千块钱。而且每块金砖上都要清清楚楚地刻上制作时间、制作工匠的名字、监管这块砖的官员职务及姓名,还有知府、知事、保甲、烧制人的印鉴。据说,当年“金砖”样品制作出来后,操心的朱棣还要求亲眼看看,把把关。直到看到光润似墨玉、踏上去不滑不涩的大方砖,朱棣放心了,大手一挥,直接赐陆慕窑为“御窑”。

古法金砖的成品率大约是20%。即使是万人之上的皇帝,也只有数间官殿地面上铺的是金砖。在它烧制完成抵达皇城之后,接下来要进行“金砖地”,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营造中最高级的技艺之一。首先,每一块金砖都要铺平

整,并且砖块之间的缝隙要对齐,然后上胶抹平,就如同一整块砖。另外,边边角角还不允许用碎砖,要考验工匠的计算能力。最为关键的是,铺完后的金砖还要能聚光,当阳光照射在地面上,能为室内提供充足的光线,这也要求角度平缓。整个过程要历经砍磨、铺墁、泼墨、钻生等四十余道工序才能完成。铺设完工后金砖地面坚硬无比,油润如玉,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和殿的这些金砖依然光亮如新。

每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,除了本身的工艺以外,更有价值的还是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诸多精彩故事,御窑金砖也是如此,表面上看它是因为烧制工艺过于复杂,所以才堪比黄金价格,深入研究之后会发现,从朱棣到光绪年间,御窑金砖陪伴明清皇室走了几百年,就是这几百年历史中,御窑金砖的地位也伴随着明清皇室的兴衰而变化,这种历史意义是无比重要的。

“紫禁万象”展览主题围绕的是建筑、典藏和文化遗产。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在采访时曾表示,到故宫参观,首先是要走入建筑空间,走入历史现场。怎么理解这样的建筑,其实是通过建筑布局、色彩、装饰,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“阴阳五行”“以中为正”等思想。金砖,虽然不是用黄金打造,但紫禁城的每一块砖都堪称文化瑰宝。在故宫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,72万平方米,一砖一瓦,都凝结着中国古代匠人的智慧与汗水,其建造,更是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。

同样,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也在用最顶级的建筑技艺,以现代匠心精神向古代建设者致敬。外墙的4022块带孔铝板与室内中庭约6800块曲面带孔铝板,犹如北京故宫的琉璃瓦一般,以现代科技传承故宫之美。

国宝南游

□李一华 张迪

2月6日起,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,旅游类网站数据显示,相关搜索量明显增长。说起香港热门打卡点,自2022年7月向公众开放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一定少不了。日前,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宣布,将于2月22日起举办首个以该馆馆藏为主的特别展览“金彰华彩——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梦蝶轩藏古代金器”。

近100年间,很多国宝曾颠沛流离落脚香港,有的由藏家洽购捐赠到内地,有的由政府出资回购国宝回家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示了九百多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,不少都是首次于香港公开展出。其中,“紫禁万象——建筑、典藏与文化遗产”展览透过百多件故宫典藏,重现清代紫禁城的面貌;而开馆特展“国之瑰宝: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”汇聚了35件远至唐宋时期的书画经典名作,特展结束后,南游的书画国宝会进入三年休眠期。



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后,开幕展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展,其中国宝级珍品、米芾的行书作品《研山铭》备受关注。

米芾在宋徽宗时被召为书画博士,其留存于世的巨大作品仅有3件,《研山铭》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件作品曾为历代宫廷或民间收藏名家收藏,由于历史原因,在清朝雍正年间流落到日本。2002年,命途多舛、曾颠沛流离的《研山铭》由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斥资2999万元购回,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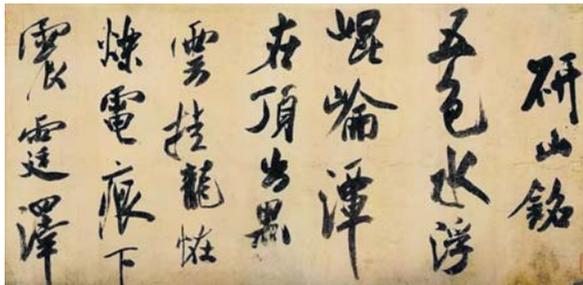
该作品主要分为三部分:一为米芾大字行书作品《研山铭》,二是宝晋斋研山图,三是后人题跋。从事书画研究的工作者都知道,年代久远的书画作品流传千年后还能保存得如此完整,是极为罕见的。

研,通砚也。研山即砚山。《研山铭》所赞砚山(即砚台),为灵璧石材质,作连绵起伏山峰状,其中一峰顶有一石坛为墨池。灵璧石“瘦透漏”,且有白色纹路蜿蜒而下,宛若闪电雨泽,形成造化天然之景。相传其曾为南唐后主李煜珍藏。江南破,辗转为米芾所得。米老素有“石癖”之称,得之“抱眠三日”,为之写下《研山铭》。在这篇铭文中,米芾展开了雄奇瑰丽的想象:砚山化为巍峨的昆仑仙山,山上有五色潭,潭里孕育着龙怪。龙怪降下倾盆大雨,润泽大地,气象万千。

这方砚台后来被米芾转给薛绍彭。此后,他仍念念不忘,作诗哀叹道:“研山不复见,哦诗徒叹息。唯有玉蟾蜍,向余频吮滴。”哀叹完,他又愤愤不平地说,“此石一入渠(薛绍彭)手,不得再见,每同交友往观,亦不出示,绍彭公真忍人!”

其实,这也怪不得薛绍彭要当个“狠心人”。米芾爱石,如痴如醉,史上留下不少荒诞之举。其曾撒泼耍赖以死相逼,强行留下蔡攸收藏的王羲之《破羌帖》。有前车之

一块奇石的书卷传奇



鉴,薛绍彭自然不敢再把砚山拿给“米癫”(时人对米芾的戏称)赏玩。米芾因醉心赏石,曾耽误公务,几遭弹劾仍不改。遇奇石,他曾着官服持笏板,行官礼下拜,呼为“石丈”,这就是“米芾拜石”典故的由来。其长官杨公劝其收敛。哪知这“米癫”冥顽不灵,一连从袖口里掏出三块石头,痴迷道,“你看,这样的石头怎能不惹人喜爱呢?”真乃一介痴儿也!

米芾与苏轼、黄庭坚、蔡襄被称为“宋四家”。其书法自由放达,行笔沉着飞动,用笔八面出锋,笔势信马由缰,结体欹侧恣肆,变化无穷。《研山铭》为米芾晚年少见的大字行书,和其早年的书法相比稍有变化,但仍不改其精神气质。

《研山铭》的书法用纸极为特殊,为南唐“澄心堂纸”,产于徽州地区,洁净如玉、细薄光润,为南唐后主李煜所喜,用作南唐宫廷御纸。其与李廷珪墨、龙尾石砚,被宋人

并称为天下之冠。“澄心堂纸”质优量少,一纸值千金,以至于北宋文豪欧阳修曾感慨道:“君家虽有澄心纸,有敢下笔知谁哉?”

《研山铭》中的宝晋斋研山图,以细笔勾勒,皴染细腻,非米芾笔性,为“老仿”(后人仿前朝的作品)无疑。此图与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中的图例相契,有互为传抄的可能。该画展示了砚山的大致面貌,图中标方坛处即墨池。古代美学中始终有道法自然、宁拙勿巧的审美取向。而玩石之趣亦是如此,追求“不加雕琢,浑然天成”。

《研山铭》铭文后是金代文学家、书画家王庭筠的题跋:“鸟迹雀形,字意极古,变态万状,笔底有神,黄华老人王庭筠。”对此题跋,学界多持否定态度,其中的“鸟迹雀形,字意极古”更像是在评论鸟虫篆(古篆书体),与《研山铭》字体不符。有理由推测是后人重裱时刻意“拼配”的。

古书画在流传过程中,常会被藏家有意分割为多件,或将彼此毫无关系的多件书画组合拼配,以增加其分量。作伪者或以米芾与王庭筠为姻亲,且均为书画、文学名家,所以将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书法和题跋装裱在一起,以博高价。

该题跋后是米芾的儿子米友仁的鉴定题识:“右研山铭,先臣芾真迹,臣米友仁鉴定恭跋。”此题跋,学界以为真迹。拖尾(书画手卷装裱上所留空白的位置)是清代翰林陈浩、周于礼的题跋。陈浩题赞“米书之妙,在得势如天马行空,不可控勒,故独能雄视千古”;周于礼言“米老本色”。可见,清代学者对《研山铭》的评价颇高。

当我们观赏一件文物,我们在看什么?笔者认为应“见作品,见作者,见天地”。从《研山铭》中,我们能欣赏到天马行空的米芾书法,见到那个“活泼泼”、充满趣味的“石痴”“米癫”,见证一段宋朝文明的缩影。